

721338

武庫字號
基本藏

0318

000

糸

鳥

高
旅
著

基本藏



721386

0318
000

0318

000



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基本藏书



F03452



高 旅 著

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基本藏书

彩 凤

湖南人民出版社

彩 凤

高 旅 著

责任编辑：张翹翔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198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0,000 印张：10 印数：1 — 56,000

统一书号：10109·1600 定价：0.82元

自序

这本短篇小说集有三辑，前两辑曾在香港出版过，题名为《补鞋匠传奇》和《彩凤集》。后一辑题名《岛》，编好后“文革”来了，没有付印，直搁到现在。

现在编为一册，题名《彩凤》，没有特别的意思，更不是表示这一篇比较好之类，只是取原题名，仍是随手拣用而已，还是出版社编辑部提示我的法子。

这里所反映的，都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现在的情况已大不相同。这二十几年间，社会变化的节奏快速，只说通货膨胀，那时的三、四十元港币，抵得现在的三、四百元或者还不止；那时金子是三百元左右一盎司，现在是三千几（一度涨到八千元）。是经济生活上剧烈波动的时代。

处于低层社会的人，生活就会更困难，这是必然的。

自然，社会是有进步，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大容易变化的，例如庸俗的处世哲学，受侮辱与损害者总是受侮辱与损害的命运，上层社会的荒淫无耻总是如此等等。我并未想去特别加以攻击，只是就手边的材料，如实地、有时也许是略加夸张地予以反映罢了。

“文革”之后，我曾掷笔十三年，一个字也不曾写，那时曾想，也许今生再也不与笔有缘了。幸而现在又可以

写写，至于是不是会再写这种短篇，现在连自己也不知道。一者我写小说，多半是被动的，也可以叫做“逼上梁山”，编者说：“老高，来一篇吧！”于是挤出时间来一篇；随后又“阴谋”似的作鼓励：“写得不错呀！再来一篇吧！”于是又来一篇。那时有这样的朋友。二者我的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精力差，手边有两个长篇历史小说打算要完成，大概这几年不会写这样的东西了。

这些话说起来未免有些伤感的意味，但历史永远在前进，任何工作，即使你不做，别人会做的。

若问到底过几年你再写不写呢？正好上面说过的，“自己也不知道”。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高 旅

1982年9月24日

目 录

自序	1
家庭教师	1
去看人断气	12
补鞋匠传奇	44
宗亲	67
好好先生	74
诊脉	80
吃星高照	84
他找到了苏茜·黄	93
花盆架子	105
秋千	110
拍友	114
彩凤	127
金龙玉凤	141
意外的圣诞礼物	160

某聚餐会纪事	169
坂本铁山	183
白色幽灵	201
身价十倍	216
没有题材	226
快活的陈婆婆	235
吴伯伯	247
玩木偶戏的瘸子	256
门当户对	263
万里归来两少年	274
岛	294

家庭教师

“黑市”教员刘月英，现在做了家庭教师，已经有一个月了。

她是个寡妇，虽然不过二十七八岁，可是已经有三个孩子。每天清早，她煮好了饭，放在菜柜里，把孩子交给好心的二房东吴嫂照看，穿好衣服，然后向挂在壁上的丈夫遗像看一会，就和孩子们告别，到麦维廉校长家里去，给麦校长的三个孩子上课，到黄昏后才回家。

刘月英原来在麦维廉开的学校里当“黑市”教员，自从“教育修正条例”实行后，好几家私校关了门，刘月英就失业了。麦维廉倒不要紧，他本来一向拥护政府法令，而且本来有生意做，开个私校，不过是兼营性质。这几年来，他已经赚够了。

刘月英一向战战兢兢，生怕丢了这个位置。她谨慎而又恭顺，小心翼翼，工作十分努力。做了三四年，从没要求加过一块钱，老是一百八。到了今年，少来了十多个学生，麦维廉就辞退了一个校工，连扫地抹窗户的事她也兼做了。麦维廉对她特别满意。

唉！那知下半年就要关门的呢。

麦维廉对待教员还算公道，几个“黑市”教员，待遇都是一律的，暑假、寒假都没薪水好支，这是通例，不是

刘月英一个人如此。他一个月可要赚几千元。这有什么办法呢？当别人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刘月英张圆了眼，流露着惶惑的神色，带有几分稚气，不发一言。别人以为她一定得了额外的津贴，所以那么卖力，刘月英也不去声辩。

“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她这么想，眼睛里流露着惶惑的神色。

她这回失了业，为此，就没有去找麦维廉，仿佛和别人斗气似的。最后，她只能去找麦维廉了。虽然还在暑假里，可是要趁早去找定工作。

“为什么不早来找我呀！”麦维廉欢乐地说，“下一个学期，也许开得成的，那时一定请你，不过，唉，这教育事业，我实在也有些灰心了。”

刘月英一喜，就劝麦维廉不要灰心。心想还是麦维廉有办法些，他同教育司熟极了。不过面对这位校长先生，她的眼睛里总是流露着惶惑的神色。

客厅里的地板擦得很亮，吊扇在呼呼地转着，几个孩子在开了雪柜拿西瓜吃，一面吃，一面看着客人，涂了满脸的西瓜汁。

刘月英住的是终年黑暗的中间房，到了这里，仿佛觉得自己是从很脏的地方走出来的，生怕身上有脏的东西带着，沾污了这个光亮而又干净的地方。

那好心的麦太太，请她吃冰镇西瓜，还留着吃便饭，请她在暑假里照顾她三个孩子，给他们补课。

“不怕你见笑，刘老师，个个象烂仔^①，又没人管，简直给他们弄得头痛了。”麦太太说，“刘老师，你有空，

^① 粤语，流氓。

来帮我照顾一下，那真是谢天谢地。那些工人，又没知识，哪能带得孩子呢？我一直不放心。父亲是教育家，怎么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人家说起来可难听了。儿童教育最要紧，刘老师，你说是吗？可惜我没有学教育，学了外文，所以一点也不懂，就是对西洋文学有兴趣，从前在学校里还排演过英文话剧哩，现在是什么都忘了。带孩子真不容易，照顾他们吃，照顾他们睡，穿衣冲凉①，哪一件不要当心？刘老师，你有孩子吗？”

刘月英点点头，青着脸，睁着惶惑的圆眼睛。麦太太知道她有三个孩子，就非常佩服她能干，说以她自己来说，如果还要出去做事，那真不知怎么办了。又说她一定能够帮她这个忙，在暑假里帮她照顾这三个孩子。

“小孩子天天在发育，夏天的营养最要紧了。你知道，”麦太太说，“没有钙质是不行的，一天吃一磅牛奶，不够的，另外要给葡萄糖钙片他们吃。中午呢？要午睡，Dr. 杨吩咐的，就是那个小的瘦些，给他吃点鱼肝油精，他又不肯，真烦死人。小波，来，你们都来。”

麦太太把三个满脸西瓜汁的孩子叫到跟前。

“啊呀！亚萍，”麦太太叫，“快些拿毛巾来，你看成什么样子了？”

麦太太抢过亚萍手里的毛巾，给三个孩子抹脸。

“小波，”麦维廉老半天没开口，这时兴致来了，“你将来做什么？”

“我将来做总督！”

“哈哈哈哈哈！二波呢，你将来做什么？”

① 粤语，洗澡。

“我将来做留学生！”

“哈哈哈哈！大波，你说说，你将来做什么？”

大波偏着头，看来有八岁，他想了一会，说：

“我将来做老师！”

“怎么，做老师？”麦维廉有些出乎意外，说，“没出息没出息。怎么不要做大班^①了呢？你倒说说看，为什么做老师，做老师有什么好？”

刘月英听了，心里震了一下，脸色格外青，可是谁也没有发觉。

“做了老师，可以教弟弟，我可以管他们。”

“哈哈哈哈，要管他们。”

这是麦维廉的娱乐。在客人面前，有时会这样做，平时没事，也往往这样问一遍。

“来，叫刘老师，”麦太太吩咐，“鞠躬。”

未来的留学生和老师都听话，就是不肯吃鱼肝油精的未来的总督不听话。

“他是总督呀！”麦维廉又哈哈大笑起来，“总督，把我双皮鞋拿来，我要出街了。”

未来的总督飞也似的照着办了。

“总督，给我背上捶几下。”

未来的总督也照着办。

“捶轻点，捶轻点。”麦维廉一面缚鞋带一面说，“刘老师，你坐一会，你们谈谈，你的事我放在心上，除非不开办。”

“不，我要走了。”刘月英说。

① 港称洋行总经理为“大班”。

“怎么就走了？饭也不吃？那么，就这样，刘老师，”麦太太说，“明天就来吧。怎么，要考虑考虑，好的，就考虑考虑。维廉，你送刘老师回去，天这么热，坐了我们那架车。”

第二天，刘月英把三个孩子安顿一下，一如从前做“黑市”教员一样，就到麦维廉家里去了。吴嫂听说刘老师在暑假里还找到外水，心里也高兴，说：

“你去吧，孩子在屋子里玩，我顺便看看就好了，也不费事。”

刘月英道了好多声的谢。

刘月英想，家庭教师是没有做过，不过带孩子的女工，好一点的也要六七十元，我也不希望多，能够给我百多元就好了。

她自己的三个孩子，就和麦家的差不多一样大，可是都没有上学，在暑假里也不能好好的同他们在一起，三个孩子倒也惯了，利落得很，一点也没有异样。也不知道将来长大起来会做什么。刘月英心里就觉得酸，看看丈夫的遗像，然而把眼泪忍住了。

刘月英到麦家很早，合家还没有起床，女工准备好了早餐，只等主人起身。

第一天，刘月英还不打算在麦家吃早餐的，后来也惯了，总是和麦家五口人一起吃。哄着未来的总督吃鱼肝油精，很快就变成了她的责任；至于未来的老师和留学生要想多吃什么或不吃什么，也是由刘月英负起责任来监督。

吃过午饭要睡午觉，刘月英陪着未来的总督、留学生和老师，直到他们合眼。葡萄糖钙片每天吃三次。上午下

午各上课一小时，都读英文。下午四点钟，太阳萎一点，就带了他们到兵头花园去玩。

麦太太每天穿得象赴什么宴会，就是不出门，也这么办，因为客人多。刘月英带着三个孩子走时，得和麦太太告别。

“妈咪！拜拜！”

“拜拜！”

如果孩子们忘记了叫拜拜，刘月英得教他们，这是礼貌，也是家庭教师的责任。麦太太在忙着打麻将时，那就例外，她不作兴别人打岔。

刘月英小心翼翼，连这点脾气也摸正了。

今天第三十一天。刘月英还不见麦太太或麦维廉给她薪水。要不要开口呢？这有点不好意思。反正，少不了的。

这天来了几个客人，六姑太、大嫂、何姑娘，又是一副牌局。可是来得早了些，所以不到四点钟，麦太太就打发刘月英带了三个孩子到兵头花园去。

“妈咪！拜拜！”

“拜拜！”

刚走出大门，就听得屋里哗啦啦的倒麻雀牌。

刘月英手里挽着一个麦秆提包，里面装着水瓶、毛巾、皮球、糖果，还有一个小药盒，里面是红药水、纱布、橡胶布、防晒药膏……重甸甸的。她就和带孩子的女工一样。

“麦太！你哪里请来这个家庭教师？”

尖着喉咙，是那个肥得发肿的六姑太在说话。刘月英

刚走过窗口，就放缓了脚步。

“化算得来的，六姑太，”那是麦太太的表姐何姑娘的声音，可是接着哗啦一阵洗牌声，幸亏何姑娘的中气也很足，听得见几句，“……找个带孩子的女工，没八九十元别想请好的……家庭教师也不过……六姑太……你也请……”

“……你请麦太介绍好了，麦先生开学校，有的是，……”那是麦太太的大嫂在说话。

洗牌洗过了，声音静了下来。刘月英心里直打震，好象是别人在背后说她的隐私，又好象办错了什么事，颈子上一阵热，不觉在窗口停了下来。

三个孩子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六姑太说：

“我也真想请一个，那两个孩子也真烦死了。没一个好工人，你请这样的家庭教师多少钱呀？嗯，维廉还办不办学校呀？”

“你猜多少钱？他写字楼也忙不开，算了，这种倒楣学校，不开也就算了。”麦太太说。

刘月英尖起耳朵，心里震得更厉害，原来麦维廉不再开学校了。她睁圆着惶惑的眼睛，牙齿咬着嘴唇。

“两百元？”六姑太说。

刘月英一喜，真的两百元吗？那太好了，做“黑市”教员也没有这么多，不会不会，麦太不会出的，麦校长给我每月一百八十元，麦太一定知道的。

“你猜不着了，东风。”麦太太说。

“门风都打出来了，一上手就听张吗？怎么猜不着？”

总不能少过一百元。”六姑太说。

“碰！至少也得一百元。”何姑娘说。

“你们都猜不着了，我一猜就着。陪着你们打个东风。”大嫂说。

“我坐在你下家就倒楣了，不要老是塞牌呀！你倒猜猜看。”麦太太说。

“我真想请一个，出一百元我就干。”六姑太说。

刘月英想，我看麦太的样子，也最多给我一百元，多不了的。不过，一百元也好了。她家里的女工亚萍也给了八十元哩。

“我来猜给你们听，”大嫂说，刘月英越发把耳朵放尖了，“有饭没工钱，打学校里随便叫一个来使唤使唤，那些穷教员，谁不要奉承麦校长呀！”

“真的给你猜到了。发财碰！”麦太太说。

六姑太就说：“对了，我就是脑筋转不过来，自己开了学校，那还用给人工钱请家庭教师吗？”

刘月英仿佛在背脊上淋了一杓子冷水，浑身抖索起来，觉得眼前一花，头有些发晕，就向墙上一伏。

“你们真信她？大嫂是个促狭鬼，没有正经话，不要听她胡说。”麦太太说。话头一转，就讲到女工头上去了。

刘月英张着惶惑的眼睛，心里顿然一宽，觉得这个大嫂真是促狭鬼，开这样的玩笑，把我吓了一跳。可是头里总觉得昏沉沉的，胸口说不出是什么难过，闷得很。

“刘老师！刘老师！”

三个孩子已经走到了街角上，回转了头在叫。刘月英

就追上去，觉得脚步有些重，手里挽的袋子也格外重了。额头上的汗不断在挂下来。

“一定要开口了。”刘月英下了决心。心想，“得把事情弄一弄清楚。而且，我也有理由的，我等着钱用。不能少过一百元。如果少过一百元怎么办？同她争吗？这不好意思，多难为情呀！反正，总少不过女工的钱。那大嫂真是胡说，要是她是校长太太，那可不得了。不过，麦太太是不是说的真话呢？这又难说，如果真是有饭没工钱，那……”

刘月英不敢往下想了，只觉得头脑发胀，于是又埋怨自己：怎么这样不济事，什么刺激都受过来了，却为这点小事烦恼！真是想不开。

可是真是想不开。黄昏前，刘月英带了未来的总督、留学生、老师回到麦家，牌局没有完。她本已决定向麦太太开口，这时又埋怨自己太性急，心里又这样乱，一有牌局，从来就没有在黄昏时就住手的，怎好在人家打牌时说这个呀！

这一晚，刘月英没有睡好觉，反复地想着怎样向麦太太开口，不然，就向麦维廉开口，不，这是麦太太请我的，还是向麦太太开口。

第二天，到了麦家，也没有吃早餐，几次想开口，仿佛觉得有些不便，譬如麦维廉还没有出门，譬如麦太太正在梳头，或者正在喝茶，或者正在吩咐女工做什么菜，等等，都成了刘月英的阻碍，不方便在这时向她开口。

午饭也没有吃，推说不觉得饿，消化有些不良。

午饭之后，照例是陪三个孩子午睡，等他们合上了眼，

刘月英就走到客厅里来，可是麦太也去午睡了。

刘月英觉得头脑越发昏沉，心里是空的，胸口闷得难受，脸色格外发青，而且泛白了。这时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向麦太开口，只等她醒来。

刘月英足足在客厅里守了一个钟头，张着惶惑的眼睛，仿佛时间不再属于她的。而是属于别人的了。窗外有一个小贩走过，叫卖雪糕^①。刘月英觉得这个小贩倒很自由，时间在跟着他跑。

麦太打着哈欠走到客厅里来了。

“你没有睡一会吗？刘老师。”她懒声懒气地说。

“没有。”刘月英说，这时已下定最后的决心，“麦太，我想，我想同你说一句话。”

麦太很意外似的，仿佛刘月英是永远不会有什么话同她说的。

“哦？什么事。”

“这女人，她还装着没有什么事的样子哩。”刘月英在心里这么说。就气愤起来，放大了胆说：

“我来了一个月，还没有给我薪工，什么时候给我呢？而且，我等着要钱用。”

“喔！”麦太把眉毛一扬，“薪工？麦校长没同你说吗？”

“没有。”

“哦！这个……知道了，你等一等。”

麦太太走到厕所里去了，好一会才走出来。刘月英直的站在客厅里等，仿佛她并不是来了差不多一天，而是

^① 粤语，冰淇淋。